

清流飞花

——女法官办案纪实

吴亚频 ● 著



全国近30万名法院干警中，职业法官约20万人，在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女干警有近9万人，其中女法官大约5万人，而我就是这支队伍中最基层的一名“小法官”，在中国法制史的长河中更是一滴不经意的水花。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流飞花

——女法官办案纪实

吴亚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 / 吴亚频 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4754-5

I. ①清… II. ①吴…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8459 号



责任编辑：王燊婷 高晓晴

封面设计：张 媚 张嫚丽

版式设计：孔祥峰

责任校对：曹 阳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0mm×250mm 印 张：16 字 数：293 千字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产品编号：056625-01

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



1 法官袍

法官袍为黑色散袖口式长袍。黑色代表庄重和严肃，红色前襟配有装饰性金黄色领扣，与国旗的配色一致，体现了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四颗塑有法徽的领扣，象征审判权由四级人民法院行使，同时也象征人民法院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实、忠于法律。



2 1985年，法院工作照

1985年进法院，刚巧赶上法官有了属于自己的制服，全院干警穿着“84式”法官制服，在法院的会议室里挨个留下了这划时代的一刻，我们刚进法院的一批年轻人，当然是借老法官的新制服拍了在法院的第一张工作照。肩扛天平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终于圆了我一点女兵梦。



3 1987年，办公室照片

坐在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尽管五张桌子挤得走路只能侧着身，身后唯一的一个旧柜子，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它负责着全庭卷宗与资料的保管任务。

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



4 1992年，纪念《经济合同法》颁布十周年，在自己刚写好的黑板前留影

“84式”法官夏装制服，几经改革，还是这身大众灰式，但肩章与大盖帽彰显着威严。



5 1986年早春，第一次出差到上海办案

在著名的上海外滩，让景点摄影师为我拍了第一张彩色制服照片，虽然有点拘谨，但内心不乏春光明媚。



6 2011年5月，夏装

“2000式”夏装制服，虽然没有了肩章，仍然为浅灰色。这是2007款法官夏装。2008年5月1日，全国法官换上了这身月白色、立领、明袋挖兜短袖上衣，黑色西裤；女装增配西服裙，上衣缀钉标有天平图案的专用纽扣。新式法官制服，更符合法官的职业特点。

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



7 2013年5月，春秋装

2001年5月1日起，全国法院审判人员统一大换装，“2000式”新式法官制服，使法官告别了肩章和大盖帽等军事色彩较浓的装饰，代之以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佩戴胸徽，颜色选用国际上司法人员通用的深色；法官在身着西服式制服执行职务时，需同时佩戴专用徽章作为其身份标志。新式法官制服在设计上突出体现了人民法官严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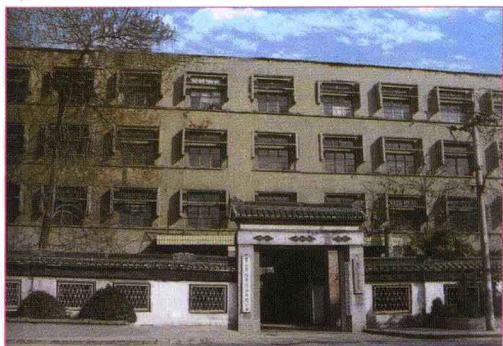
8 2013年5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第七法庭
在法院29年，法官制服的演变，是一种最形象、最独特、最直观地反映了法院角色定位的调整，这一特殊的司法符号，见证了法官由主动、积极行使审判职权，到现在的法官被动、中立地进行审判，真正体现了法官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反映了中国司法文明的成熟与进步。



9

我的生活照

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



10 1983年前武进县人民法院与检察院办公大楼



11 1984年建成的武进县人民法院办公大楼



12 2003年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湖塘人民法庭（租用）



13 2011年建成的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14 2012年建成的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横林人民法庭

序 言 |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新中国的人民法官群体，在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曲折历程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中流砥柱。

人们对法治建设的了解，往往离不开法官的形象和工作。在民众的眼里，法官与威严、庄重相随，他们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手握法律的利器，掌握着裁判的大权，往往笼罩着神秘的光环。然而，在法官庄严、睿智的背后，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办案中的喜怒哀乐？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所熟悉的吴亚频法官，以自身的办案经历，用女法官独特的视角，以案件实录的方式，在《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这本书中详细地将她办理案件的真实过程展现了出来。七篇办案纪实，不仅记录了她从一个书记员到审判员的成长过程，而且反映了中国法制建设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反映了基层法院四十余年的巨大变化。

《京畿枪声》中的侠骨柔情，《南昌夜思》中的真情流露，《江流九曲》中的斗智斗勇，《草原流云》中的不畏艰难，《南粤窘境》中的沉静果敢，《山城崎岖》《昆明追踪》等无不让人对法官那种执著的敬业精神所动容。文中不仅反映了当时法制环境下法院自身一时无法解决的矛盾，如“三同”问题、“执行难”问题、“法官保障”问题，也反映了“地方保护”“三角债”“皮包公司”等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暂时的社会阵痛问题。

《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让人在看到一幅幅精彩的办案场景的同时，看到了人民法官对法律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与无私奉献，这不仅是一部法官的个人印记，也是一部时代风云的写照，更是一部新中国法制史的年轮记载。

我相信，读者们在阅读了《清流飞花——女法官办案纪实》这本书后，不仅会真实地了解到人民法官的神圣工作，而且还会自然地进入人民法官的内心世界之中，洞悉人民法官的高尚情怀。

龙翼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 言 |

全国近 30 万名法院干警中，职业法官约 20 万人，在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女干警有近 9 万人，其中女法官大约 5 万人，而我就是这支队伍中最基层的一名“小法官”，在中国法制史的长河中更是一滴不经意的水花。

1985 年 7 月，我作为“文革”以来恢复公、检、法、司后向社会公开招录的人员，跨进了神圣的政法队伍，穿着法官制服拍了第一张工作照，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的神圣感、自豪感至今记忆犹新。随着职业生涯的深入，我渐渐品尝到了“法官”响亮名字背后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当时的武进法院，刚刚搬进属于法院单独使用的五层办公大楼，办公、开庭、接待全部在一起。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四张办公桌挤得走路只能侧着身。而武进法院派出的几个法庭大多还是皮包法庭，办公没有屋、吃饭没有锅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直到 1990 年前后采用建造及借用的办法，才逐步解决了法庭的办公用房。

法院只有一辆吉普车和一辆面包车，就这金贵的宝贝，还时不时发发脾气不肯上路，从汽修厂回来没几天就又要回去调养。法院的电话机倒是基本上做到了一庭一只。但是，打一个电话到乡下，必须通过邮电局长途总机转接，一个电话半天挂不通实在是家常便饭。

那时，武进法院的法官，大部分是部队转业军人。一般正营级就是庭长，副营级就是副院长，以此类推。由于部队干部源源不断地充实着政法队伍，导致书记员紧缺。所以，书记员一干五六个年头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也是用了“八年抗战”的时间才做到了助理审判员。1986 年夏天，武进法院才分配到了一名恢复高考后的法律专业本科生。直到 1995 年《法官法》的实施，对初任法官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才结束了以行政职级担任法官的历史。

那时候，法院审理案件是采用的“纠问式”，原告只要提交一纸诉状，法官就得为案件去收集证据，去证明原告起诉的合法性，正所谓“原告一张纸，律师动动嘴，法官跑断腿”“审立不分”“审执不分”。从武进法院 1973 年 11 月恢复办公以来，民事案件基本上是采用调解的方式，直到 1982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实施后，在1983年春天，武进法院才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民事案件，号称“武进法院第一庭”。从现在强调“原告举证责任”的“控辩式”到“审立分开”“审执分开”来看过去法院的办案模式已是很难理解。

当时法院的经费是“坐收坐支”，仅有的诉讼费很难维持法院日常的办公开支，出现了法院开拓案源、法官出差“三同”的现象，直到世纪之交，“收支两条线”的法院经费保障才逐步得以落实。

不知不觉中，我在法院工作已经29个春秋，伴随着一次次敲击法槌的声音，从我手中出去的法律文书早逾千份，其中办案的艰辛自不必说，办案中遇到的地方保护、争管辖权、暴力抗法、工作与家庭的矛盾林林总总是那么的刻骨铭心。

由于法官职业使然，习惯了逻辑思维定式及裁判文书的理性措辞，一旦提笔才突然发觉形象生动的修辞造句渐渐离我远去。还有许多爱恨苦乐由于才疏学浅或其他种种原因无法付诸笔端，许多精彩的场景不能得以再现，使我惴惴不安。

本书撷取了我的法官生涯中的几个片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基层女法官从书记员到审判员的成长过程。作为法律人，起码我把办案过程公之于众，就像法官必须忠于法律，必须对法律负责一样，我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尽管案件中所做的点点滴滴，现在看来有的做法已经过时，甚至是可笑的。但在当时的法制环境下，我是怀揣着对法律的崇敬、坚守着秉公执法的信念，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去做的，法律的神圣感与使命感从未偏离过我的胸膛。

我知道，几篇办案纪实反映不了全国近5万名女法官的风采，但我希望这滴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在今后法制的历史长河中还会有那么一点光亮，起码从中可以了解一点特定时期女法官真实的执法与生存环境，使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国大地上女法官英姿飒爽背后的职业荣耀与艰辛，从而使更多的人来理解、支持战斗在审判一线的女法官们。



2013年6月

目 录 |

京畿枪声.....	1	南昌夜思.....	71
一、扛米北上	2	一、携子出差	72
二、出师不利	7	二、广场回忆	75
三、长夜漫漫	10	三、突发急病	81
四、特殊法庭	13	四、母子约定	84
五、黎明枪声	19	五、快乐假日	87
六、内外交困	26	六、满意而归	89
七、紧急增援	32		
八、押运巨款	34		
山城崎岖.....	39	江流九曲	95
一、迷雾扑面	40	一、受命出发	96
二、雾都保全	43	二、陷入困境	97
三、管辖之争	48	三、紧追不舍	103
四、无奈选择	51	四、山雨欲来	105
五、险象再起	59	五、难忘中秋	108
六、意外风波	63	六、正面交锋	111
七、山重水复	65	七、月夜情思	117
		八、再接再厉	120
		九、柳暗花明	124

草原流云.....	127	南粤窘境.....	219
一、进军草原	128	一、临时受命.....	220
二、初战告捷	133	二、追根问底.....	222
三、午夜行动	148	三、另辟蹊径.....	228
四、深夜出击	157	四、精心准备.....	234
五、放飞心情	164	五、齐心协力.....	238
六、意外波折	169	六、特殊抵押.....	242
七、峰回路转	174		
八、歌声荡漾	180	后记.....	245
九、节外生枝	184		
昆明追踪.....	189		
一、紧急会议	190		
二、难辨真伪	192		
三、扑朔迷离	199		
四、雨夜淅沥	206		
五、主动出击	209		
六、法网恢恢	213		

京畿枪声

林庭长穿戴好后，咳嗽了几声，二话没说拿起卷宗就和赵法警坐在了四面透风的机动三轮车上，消失在漫天风雪中。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眼睛有点模糊了，他们那种执著的、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染了我。

一、扛米北上

1989年12月13日上午，瑟瑟的北风依然席卷着江南大地，法院一楼的办公室还是那么阴冷潮湿、寒气逼人。十点多钟，头发花白的姜庭长来到了我的面前：“快回家收拾东西，下午三点的火车去河北桃县！”

这么急？才十几个月大的儿子怎么办？我有点不知所措。

带儿子的保姆因病在前几天刚回去，现在临时找一位婆婆带着，上班前送去，下班后接回来。这次出差要处理三个案件，最快也要十天半月。年底是法院最忙的时候，我的律师丈夫也整天忙着出庭，我这一走，他一个大男人既要忙工作又要带孩子，能行吗？孩子还太小，怎能长时间离开我？

我心里明白，要不是案件情况紧急，要不是年底工作忙实在抽不出人手，庭长不会派我出这趟差，而且是我这个经济庭的书记员与执行庭的林庭长和赵法警一起出差。

这次的三个案件是同一原告，被告全部在河北桃县，都是欠原告的染缸货款。其中两件是去年被告拒不到庭的情况下，我院法官赶赴河北，在被告厂里调解结案的。在调解后的一年来，被告分文未付，原告业务员多次不远千里上门要求被告按照调解协议付款，可厂门都进不去。就在两个月前，林庭长带着书记员与原告厂长亲赴河北，仅执行到1900元。另一被告却扬言：要是再来，打断你们的腿！被告气焰很是嚣张。

为了节约原告去河北的开支，今天上午又一并受理了原告另一起案件，听说被告早已杳无音讯。

在这年底急需付工人工资的关键时刻原告收不到一分钱，原告厂长怎能不急？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儿子交给丈夫了。

电话告诉了丈夫，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背起包就直奔孩子而去。

推开婆婆家的门，我将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亲吻着他的小脸蛋，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我的突然到来，使儿子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不放，他“妈妈”“妈妈”叫个不停。亲热过后儿子转身向婆婆挥挥小手说：“婆婆再见！”然后就急着要我抱他

回家。

儿子根本没有发现我的情绪变化，误以为我是来领他回家了。我告诉他：妈妈还要上班，还不能回家。这下他不干了，哭着闹着要回家。他这一哭，把我本来就愧疚柔软的心更是哭碎了。我一边哄着他，一边给他讲：“妈妈要上班才能买好吃的……”

他根本不予理睬，就是要回家！

该是去火车站的时候了。可儿子还是哭着搂住我的脖子不放。我的眼睛模糊了，哪怕多待一分钟也好呀！

时间提醒我不能再停留，我只能狠心地把儿子往婆婆怀里一放，对她说：“婆婆，辛苦你了！”

顷刻间，儿子用力扭动着身体、张开双臂，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哭喊着向我扑来。

我的泪水滑然而下，冲出了婆婆家的大门，不敢回头，一口气朝楼下跑去，把儿子的哭叫声甩在了身后。

我急急地赶到常州火车站，刚站定就远远看见穿着和我一样棉大衣、戴着棉帽子的林庭长与穿着棕色仿皮夹克衫的赵法警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朝车站大门走来。

林庭长四十岁刚出头，浓眉圆眼，饱满的脸上络腮胡子密密麻麻，一米七的个子显得很壮实。他是部队营级干部，1982年转业到法院。

赵法警三十岁左右，也是复员军人。他的个子与林庭长差不多，但人明显瘦小。

年底这么忙的时候，执行庭长放下庭里的工作，亲自带队北上，足见对案件的重视。他们两人还各自带了一支防身手枪。赵法警在拿行李的时候，枪壳几次从他的夹克衫下端露出，都被他及时藏好。

没多久，车站广场上原告单位的两位科长摇摇晃晃地在人群中出现了，他俩抬着一包很重的行李，吃力地朝我们走来，另一位供销员提着几个行李大包紧随其后。

来到跟前才知道是一袋上百斤重的大米。看着气喘吁吁的两位科长，我有点纳闷，出差还带这些米干吗呢？是送人还是自己吃？虽说我们现在每月的口粮还是按计划发放粮票，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已不紧张，我们完全可以买到定粮以外的“黑市米”了，无非是贵一点而已。

好奇心驱使我问那三十多岁长得挺结实的矮个子刘科长，他瞪着大大的眼睛与林庭长对视了一下，神秘兮兮地笑而不答。与其完全不同的是财务科长钱家福，一米八的个头，皮肤白皙，文质彬彬，言语不多，像是个文弱书生。他们三人中，就

薛民涛年龄最大，四十五岁左右，四方脸，胖墩墩的身材，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因为河北桃县几十万元的欠款都是他的客户，合同均由他签订。厂长可没少批评他，这次厂长已下了决心，要是收款再不理想，影响了年底工人的工资，那么，他这个供销员是否还能继续留在厂里，就很难说了。

没多久，开始检票了，本来就不大的车站里一片混乱，人潮像是决堤的河水，向检票口涌去。这就苦了一高一矮的两位科长，他们两人双手抓着米袋，被汹涌的人流挤得左摆右晃难以前行。我们几个人背着行李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才通过了检票口，可他们两个却还在拥挤的人流中。

终于看到他们涨红了脸歪歪扭扭地拥出了检票口。

火车徐徐开来，刚有点平静的站台上又一次忙乱了起来。大家都拎着大包小包拼命地往车上挤。按理说我们是卧铺车厢，人人都有铺位，用不着这样拼命，可大家你拥我挤各不相让。眼看着两位科长又被人挤得上不去，这车厢门实在太窄、台阶实在太高，要是上不来怎么办？直到最后，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上了车厢。刚上车，火车就缓缓地在轨道上滑行了。

真是好险！我为他们急得心怦怦直跳。找到铺位，安顿好这袋大米，他俩神情似乎是刚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似的，头上冒着热气在微笑着。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们全神贯注于这袋大米的时候，火车已悄然离开了常州站，向我们的目的地驶去。

火车在原野上奔驰了将近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中午，我们在河北沧州换乘了长途汽车奔向桃县。一路上最辛苦的就数扛着这袋大米的两位科长，下火车，上汽车，他们像宝贝似的伺候着它。

我们换乘的长途汽车在高高低低的华北平原上行驶着，公路旁稀疏的白杨树挺着光溜溜的腰杆在静静地向我们车身后移去，光秃秃的一望无边的黄土地，显得那样的寂静。看着这空旷的几乎可以用荒凉来形容的原野，我突然觉得，这里没有村庄、没有工厂，到这样的地方来办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太阳悄悄地向西边的地平线靠近，极目之处的晚霞映衬着空旷的原野更加静谧、更加莫测。

“前面就是桃县县城了。”突然，刘科长朝着窗外遥指着前方嚷嚷着。

顺着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在茫茫原野的中央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房子，好像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在安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汽车在城南百余米外的路边土场上停了下来，场边是两间简陋的土坯矮房子，车站周围还是看久了的黄土地。走出车外，寒风吹来，真的好冷！脚本来就冻得有

点麻木，这时我趔趄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

放眼看去，暮色苍茫中，北面百米外高低参差的矮平房大都是用土墙垒起，灰蒙蒙的一片，只有那家家户户房顶上的袅袅炊烟，在这严寒中有几分活力，但也增添了几分神秘。

城里空荡荡的看不到行人。街不像街，路也不像路，街道两旁看不到商店，也看不到几间瓦房，没有一点绿色，更没有路灯，街道的土墙上随处可见张贴的花花绿绿的海报，显得乱七八糟。

这就是县城？说是小镇都有点夸大。尽管来之前我有思想准备，但现在看到如此情景，还是有点惊讶，还有十几天就要进入 90 年代了，这里居然还是这般模样。

薛民涛边走边介绍说：“我们住的招待所，是这里最好的旅店。”

我们拎着行李在这狭窄的街道上由东向西走着，两位科长扛着沉甸甸的大米紧随其后吃力地走走停停。到了招待所门前，这才知道，坐落在十字路口的招待所的确是这附近唯一的一幢二层平顶楼房。它坐北朝南，门前依然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街道，南北是一条窄窄的巷子，东边与北边到处可见用黄泥巴垒起的大同小异的土坯房民居，南边沿街一排矮房子后面是一片原野，斜对面十字街口的百货公司也不过是几间低矮的平房，招待所向西二三十米处就是天地相连的黄土地了。我不得不承认，这四五间朝南的用水泥粉刷的灰乎乎的招待所在这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的确是鹤立鸡群了。

一进屋，一股浓浓的热乎乎的怪味扑鼻而来，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一盏光秃秃吊在半空中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一楼的厨房和餐厅很是冷清，地上乌黑油亮，桌椅黝黑破旧。沿着西墙而上到二楼客房，对着楼梯口放着一张旧桌子，算是服务台。中间是黑黑的走廊，南北才是房间。中间有一个男女共用的卫生间，南房间有四张床位，我住的北房间是三张简易的木板床，一张课桌似的台子下面是两只脸盆。刘科长突然瞪着他的大圆眼，嬉皮笑脸地告诉我们：“这盆千万不能用来洗脸，早有人晚上把它当小便盆了。”

我不寒而栗！看着用水泥粉刷而成的灰蒙蒙、空荡荡的房间，不免觉得有点冰凉凄惨的感觉。突然，我看到这房间的北墙木窗户上方有一根脏兮兮的绳子一直牵到了南墙门框上方的钉子上，我想：这可是世界上最原始的衣柜了。看着这一切，我提醒自己，必须适应这里的环境，别无选择！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一路奔波，从昨天到现在早饿坏了。放下行李就下楼吃饭。

我们的到来，使这个冷清清的食堂一下子增添了活力。没多久，馒头、窝窝头、